

葡萄牙共产党的竞争性共生策略

张 莉

【内容提要】在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之后，尽管左翼持续分裂和碎片化，葡萄牙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社会抗议与议会斗争。欧盟实施紧缩政策以后，葡萄牙左翼联合推翻了右翼组阁方案，葡共首次放弃了局外党身份，支持社会党组建了 Geringonca 政府，并成功运行了 6 年。在这种议会支持政府的安排中，葡共采取了竞争性共生策略，既可以作为社会党少数政府的支持者，又是具有自主性的局外党。这使葡共在不损害其核心身份的情况下获得政策利益，在议会斗争中取得历史性的进步。葡萄牙共产党在 2022 年举行的大选中失利，面临着社会党的反扑、极右翼的崛起、政局两极化的加剧等多重挑战。调整和创新党内斗争策略以及反思与社会党联盟的关系才是葡萄牙共产党实现爱国的和左翼的替代主张的症结所在，也是欧洲共产党复兴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葡萄牙共产党 竞争性共生策略 “爱国的”和“左翼的”替代主张

作者简介：张莉（1977-），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 100732）。

葡萄牙共产党（以下简称“葡共”）于 1921 年成立，是葡萄牙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共产主义政党。作为葡萄牙唯一在独裁统治终结前建立的政党，在秘密抵抗萨拉查（Salazar）独裁统治中发挥领导作用，也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仍然坚守传统共产主义战略连续性的典型西欧共产党之一^①。

自 2015 年年底以来，在多重危机重压下，葡共与左翼集团在议会中支持社会党组成少数政府。在这种创新的 Geringonca 政府与反对紧缩政策的合作策略中，葡共是否试图保持“一只脚在政府里，一只脚在政府外”？它在作为支持社会党政府的支持者与反对党之间进行谈判是否还有回旋的空间？它是否能够在推进有限改革的同时坚持独立的自我身份特征？葡共与左翼集团、社会党之间的这种共生与竞争的政治策略能否经得起考验？这是为欧洲其他共产党走向红色复兴开拓的一条道路，还是会为此付出沉重的选举代价？

一、2015 年葡萄牙大选与左翼 Geringonca 政府的组建

在葡萄牙左翼政治光谱中，社会党是中左翼政党，共产党和左翼集团（Left Bloc, BE）是最重要的两个激进左翼政党。历史上社会党和激进左翼之间存在巨大分歧，左翼之间缺乏合作尤其在政府组阁方面。2015 年大选后，葡共和左翼集团为了抵制右翼政府组阁，支持社会党组建了左翼少数政府，为葡萄牙左翼联盟创造了机遇。

1. 2015 年葡萄牙大选为左翼联盟提供了机遇

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的欧元危机中，葡萄牙经济遭受了严重的打击。2011—2015 年间，

^① 参见于海青：《激进政治视阈下葡萄牙共产党与左翼集团的比较评析》，《社会主义研究》2014 年第 1 期。

在三驾马车的支持下，葡萄牙社会民主党（PSP）和人民党（CD）组建的中右翼联合政府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措施，“中右翼政府的部长们经常超越最初备忘录中所协商的内容，他们私下承认利用救助计划通过了不受欢迎的但符合他们偏好的措施”^①。这些紧缩措施对葡萄牙经济和社会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激起了民众的激烈抗议。在2014年欧洲大选与2015年的议会大选中，右翼受到严厉惩罚，失去了约1/4的选票，其选举联盟“葡萄牙领先”（Portugal Ahead）获得了38%的得票率。然而，社会党得票率比预期的要少得多，勉强超过32%。左翼集团得票率约为10%，与2011年相比选票几乎翻了一番，位居第三。葡共领导的民主团结联盟（Unitary Democratic Coalition）得票率基本稳定在8%左右。

这次选举结果与过去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自1975年以来，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一直主导葡萄牙的政治舞台。2011年至2015年，中右翼政党在生活水平较低和失业人群中的支持率跌幅最大，表明右翼政府受到那些最容易受到经济危机后果影响的选民的惩罚。此外，特别是公共部门的工会会员倾向于投票给葡共和左翼集团，退休人员有可能投票给社会党。因此，对葡共而言，加入击溃右翼政府的社会党和左翼集团的议会联盟意味着机遇和责任。如果右翼联盟继续掌权，很大可能与社会党合作进一步加强私有化，削弱葡萄牙总工会的影响力，从而破坏葡共的支持者和选民基础。此外，在民意调查中，大约2/3的葡共选民支持左翼联盟，这既是共产党阻止右翼政府的机会，也是摆在其选民面前的一项难以推卸的责任^②。

激进左翼支持社会党否定了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右翼组阁方案，这是葡萄牙议会中第一次由反对党推翻的组阁方案，是社会党难得的机会以避免两种不利的选择。其一，如果右翼组阁成功，社会党就没有任何政府职位收益；其二，如果与右翼组成大内阁，将付出更多的潜在选举成本。他们决定尝试从未尝试过的策略，即通过与激进左翼政党达成和解来保证自己的执政权。对于社会党内年长的强硬派而言，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20世纪70年代的四月革命在社会党和激进左翼之间形成了一道屏障。然而，社会党经历了精英阶层的更替，新一代的领导者对那次革命没有深刻的记忆。葡共首次放弃了自己“局外党”或者激进反对党的身份，向社会党少数政府提供了议会支持。前副总理波塔斯（Paulo Portas）用“Geringonca”来描述葡共、左翼集团支持社会党少数政府。这个词的原意是“新奇的装置”，特点是不稳定、不坚固且经常发生故障，充满了贬抑和讥讽的意味。

2. 葡萄牙左翼 Geringonca 政府运行机制

2015年，葡萄牙最终建立了一个社会党少数内阁——Geringonca政府，得到葡共与左翼集团在议会的支持。但是，这不是一个内阁联盟，与施特勒姆（Kaare Strøm）所谓的“外部支持少数政府”相似^③，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色列、意大利和新西兰经常采用这种组阁方式。

作为一个事前的机制，社会党与葡共、左翼集团签订了合作协议，规定了政策制定、程序规则和政府职位的分配等。独特之处在于，不像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那样，社会党政府没有一个统一的多边协议。由于左翼集团拒绝和葡共进行谈判，社会党与左翼集团、葡共、绿党分别签署了四个双边协议，尽管协议的内容有很大的重叠，但都是独立谈判的结果。葡萄牙少数政府的控制权取决于一个联合委员会，由副部长桑托斯（Pedro Nuno Santos）协调。他每周与葡共、左翼集团分别召开

^① C. Moury & A. Stranding, "Going beyond the Troika: Power and Discourse in Portuguese Austerity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56, No. 3, 2017.

^② Sondage Aximage, *Temas de atualidade política Outubro 2015 CM Aximage*, <https://goo.gl/JkMtem>. <https://goo.gl/JkMtem>, 2015-10-10.

^③ K. Strøm, *Minority Government and Majority Ru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61-62.

会议，说明社会党政府的倡议与政策意图，并以他们的支持换取政策利益。这些会议是按照先前的协定在双边基础上举行的，因为需要多次讨价还价才能达成共识，大大增加了谈判成本。但是，这种“稳定而持续的解决方案”并不是给政府提供了一张“空白支票”。无论是在竞选期间还是在政府中，他们都同意履行基本的三重承诺，即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更高的就业率和更多的平等。

2015年11月签署的协议相对简短，只有3页。“尽管对于实现条件没有达成一致，但对于要实现的目标达成共识”，人民希望恢复收入与权利、改善社会服务、提高生活水平、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机会——四方一致同意这些目标，并就一系列务实和立即的解决方案达成一致^①。协议的其余部分讨论了程序问题，并对上届右翼政府进行了批判，有必要“为国家制定新的方针，确保将上届右翼政府实施的紧缩政策这一页得以翻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协定中没有提到任何就欧盟、欧元和债务等问题进行重新谈判的共同立场，左翼集团与社会党的协议提到设立一个工作组来研究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但没有列出具体的措施，这个未解问题成为联盟解体的根源。

二、葡共在 Geringonca 政府中的竞争性共生策略

三个左翼党之间存在重大的意识形态和历史分歧，两个激进的左翼政党都反对资本主义（葡共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欧洲怀疑主义（在葡共中尤其明显），与强烈亲欧和中间偏左的社会党形成了鲜明对比。Geringonca 这个词对社会党政府及其支持者有另一种含义，描述了一种独创的、有效的组阁方案，克服了困难。一方面，这是由于议会中席位的分配使左翼只有团结才能阻止得票率最多的右翼联盟执政；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一次政治机遇，为葡共提供了比谋求职位更好的策略选择，它不仅促使社会党在选举中恢复领导地位，而且也给予葡共纠正新自由主义局势与实施自己政策主张的机会。这一巧妙的政治组合促进了葡萄牙相关政党之间在寻求政策、职位和选票不同目标的相互兼容性、可共生性与和合作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这不是一个制度化的内阁联盟，因此“竞争性共生”是描述这种矛盾的持续变化关系的恰当术语^②。

1. 葡共作为支持社会党政府小伙伴的共生策略

通过支持左翼 Geringonca 政府，葡共的改革措施和政策倡议获得了更大的政治平台，得到了更多的公众关注和支持，不仅仅就提交给政府讨论的提案。这种组阁方式使葡共作为支持与宽容政府的小伙伴，与社会党和左翼集团采取共生的策略，为实施旨在尽可能帮助受危机影响的人民的具体改革作出贡献。在协议签署和少数政府组阁之后，社会党的立场开始向左转，呈现出恢复与扩大社会福利、改革过去右翼政策的意愿，在这一新的合作局面下，三党开始学习如何相互支持与合作的共生策略。

对 Geringonca 政府来说，第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制定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实现与激进左翼党达成双边协议的主要目标的同时，又制定出符合三驾马车要求的政府预算方案。在2015年大选之前，社会党提出了一个宏观经济计划，设想在未来两年撤销公共部门的减薪措施、解冻和提高最低的养老金、减少由工人和公司支付的社会保障工资税（通过削减养老金来筹集资金）、采用

^① 参见2015年11月10日社会党与其他两个党签署的协议。社会党与左翼集团的协议，http://www.ps.pt/images/imprensa/comunicados_ps/20151110_PS_BE.pdf；社会党与葡共之间的协议，http://www.ps.pt/images/imprensa/comunicados_ps/20151110_PS_PCP.pdf。

^② Ioannis Balampanidis, Ioannis Vlastaris, George Xezonakis and Magdalini Karagkiozoglou, “The Competitive Symbiosis of Social Democracy and Radical Left in Crisis-Ridden Southern Europe”,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56, No. 1, 2021.

更直接的双方协议终止雇佣关系的机制。无论是葡共还是左翼集团对这个计划都很不满意，他们希望立即撤销减薪政策，彻底解冻养老金，提高税收累进率，更不愿讨论减少雇主的社会保障金或促进就业终止等问题。最著名的案例是，对雇员最低工资的社会保障税实行临时福利的法令，作为对工资增长的补偿。这项福利同雇主协会和工会进行谈判，但是葡共领导下的工会不同意。葡共和左翼集团投票反对，坚持提高最低工资。葡共要求在2016年将最低工资提高近19%，但最终只提高了5%。最后，尽管这些措施不能完全满足葡共的要求，但使所有各方受益，并部分地扭转了一些最不合理和最具争议的紧缩措施。

在执行2016年与2017年政府预算时，社会党政府尽可能地推进了联合立场的政策，其协议的很大一部分得到了履行。葡共在推动这些政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推动社会党政府放弃新自由主义，回归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如经济增长、就业和平等目标。具体政策方面如调整公务员的工资，减少餐饮业的增值税，遗产税的预防性条款，取消对最低收入人群征收的收入附加费，社会能源价格的自动化，为一年级的学生提供免费教科书，恢复公务员每周35小时工作时间，扩大幼儿园数量和增加国民保健机构的医生人数等。

2017年政府预算还推进了几项在联合立场中没有包含的政策，继续深化翻开紧缩政策的新篇章。例如，政府重新引入了过去几年没有覆盖的贫困家庭的儿童津贴，除第一收入等级的家庭外，右翼政府对其他家庭都削减了这一津贴，葡共坚持儿童津贴至少覆盖第一和第二收入等级，原先支付给1岁以下儿童的津贴金额最大，现在扩大到3岁以下的儿童。另一项重要措施是对60万欧元以上的遗产征收房产税的附加税，这是对协议之外的政策进行谈判并取得了胜利，朝着财政公正迈出了有力一步。

从2015年到2019年，总理科斯塔基本兑现了对葡共和左翼集团的承诺。首先，政府将最低工资提高了约19%，从505欧元提高到600欧元。其次，政府撤销了在纾困期间实施的对公务员的工资削减。此外，与每周工作40小时的私营部门工作制不同，恢复公务员每周35小时的工作时间。第三，政府提高了养老金，同时降低了某些经济部门的增值税，如餐馆。到2019年大选，葡萄牙经济呈现正增长、失业率降低、通胀可忽略不计、赤字不断下降等基本面因素明显支持社会党领导的左翼政府。

在Geringonca这种新政府形式中，所有党都希望保留各自的身份特征以及传统选民，这会导致他们在一些议题上存在分歧和异议。同时，他们也知道，不能过分暴露他们的分歧，因为这会削弱公众对政府解决方案和战略政策的认同，进而影响社会党领导的议会联盟的稳定性。每天在国务卿的办公室都要举行几次会议讨论事务，政府官员承担传递信息和进行大多数谈判的关键作用。当更重要的问题或者联合立场中没有包含的问题需要讨论时，相关的部长出席并提出政府的建议。这意味着即使有一些公开的分歧，各方在私下已经表达了他们不同的甚至是尖锐的意见。对于一项特定的措施，政府很少会遇到来自合作伙伴出乎意料的反对，社会党与激进左翼小伙伴之间的持续稳定的对话与合作是左翼政府稳定与政策得以实施的关键因素之一。

2. 葡共作为独立自主的局外党的竞争策略

由于没有直接参与社会党政府，葡共受合作协议与联盟纪律的约束并不严格，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反对党的言论和活动，他们本质上还是永久性反对党^①。这正是议会支持策略成为局外党一个有趣的解决方案的原因，他们“获得了权力，但批评和示威反对和抗议他们不喜欢的政府措施，以

^① Sofia Serra-Silva and Ana Maria Belchior, "Understanding the Pledge Fulfillment of Opposition Parties Using Evidence from Portugal",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21, No. 1, 2020.

保持激进的身份和政党动员”^①。

葡共担心支持社会党政府是否会疏远自己的支持者，这体现在书面协议中达成的最低条件上，与联合组阁协议相比，联盟纪律的约束力从开始就相当有限。葡共不会被束缚在他们无法控制的部门机构和行政组织中；它没有部长们把小的改革粉饰成巨大的成功，也不会让自己的部长们为负面的决定及其遭受的挫折负责。相反，葡共发挥的作用集中于扩大和加强议会中商定的法案和改革倡议、参加社会辩论，使自己的党和议会党团不屈从社会党政府的逻辑。必要时，葡共可以投反对票，尤其是在对社会党救助银行危机及其随后私有化的立场上开了先例。这表明基于支持协议的联盟纪律并不像正式参与政府那样严格，葡共只需支持自己承诺的措施，而不用支持社会党政府制定的全部政策。最具挑战性的是预算决策，尽管各方在2022年之前一直达成协议，但预算决策可以迫使社会党向左靠拢，成为葡共与左翼集团实施有利于人民政策的重要工具。

在葡共的努力争取下，社会党政府采取了一种平衡措施。除了放弃削减工人的社会保险缴款，政府为了消除逆转紧缩对预算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意了他们提出的减少开支和增加收入的替代措施。然而，政府严格控制公共支出，从2015年至2017年公共投资占GDP的比例从2.2%降至1.8%，是欧盟国家中最低水平，比欧盟平均水平低1个百分点。2017年，虽然政府的公共投资预算增长26%，但它实际上进一步下降了9%^②。增加的收入来自间接税的税率提高，特别是烟草、石油产品和汽车等商品，以及一项特殊的税收债务解决计划。

得益于美国经济的增长，利率处于历史低位，出口不断增长（主要是旅游业），葡萄牙经济开始复苏。按实际价值计算的GDP已连续16个季度保持增长，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呈现正增长最长的时期。从预算的角度看，这有助于增加增值税收入和社会贡献，抵消所得税附加费减少。到2017年，预算赤字占GDP的比例为1.2%，为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欧盟解除了对葡萄牙采取过度赤字惩罚程序，财政部部长森特诺（Mário Centeno）被选为欧元集团主席。其中，葡共作出巨大的贡献，虽然只是一个小党，但它在葡萄牙和欧洲议会中非常活跃。例如，在葡萄牙2017年9月至2018年7月的立法会议期间，葡共是最富有成效的政党：5项议会评估，83项法律提案，149项决议草案，超过300场听证会和议会内外的辩论，以及向政府提出的850个问题和要求^③。葡共的活动几乎涉及全部的社会问题，包括欧洲一体化（EI）、教育、地区主义、就业、卫生、环境、预算、外交和经济政策、农业、旅游、渔业、文化等方面。葡共在2021年回顾了其百年斗争历史，认为始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证明自己走在正确的斗争道路上。

尽管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葡共并没有放弃对社会党政府的持续性斗争，在新冠疫情期间指责社会党削减赤字过于草率，损害了必要的公共投资。“当政府决定不把这笔钱（削减赤字）投入医疗卫生体系时，它没有履行与小伙伴达成的承诺，而是履行了与布鲁塞尔（欧盟）的没有要求的承诺”^④。葡共批评政府拒绝取消上届右翼政府批准的劳工法改革或拖延结束公共部门不稳定的劳资关系。

在2017年10月1日举行的地方选举中，社会党的票数有所增加，增加了10个城市，社会党在市长职位上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好的结果，然而其中9个是通过击败葡共而获胜的。葡共的损失既是

① R. Dunphy and T. Bale, “The Radical Left in Coalition Government: Towards a Comparative Measurement of Success and Failure”, *Party Politics*, Vol. 17, No. 4, 2011.

② J. Vicente and L. Teles Morais, “Execução orçamental de Dezembro. Tudo está bem quando acaba bem”, <http://observador.pt/especiais/execucao-orcamental-de-dezembro-tudo-esta-bem-quando-acaba-bem>.

③ 参见葡萄牙共产党官网上的法律草案，www.pcp.pt/assembleia-da-republica/projectos-de-lei。

④ TSF, “Bloco acusa governo de falhar aos compromissos com os portugueses na saúde”, <https://www.tsf.pt/lusa/interior/bloco-acusa-governo-de-falhar-aos-compromissos-com-os-portugueses-na-saude-9034616.html>.

对支持社会党少数政府的直接惩罚，也是葡共选民对 Geringonca 政府的支持，因为他们是一起进行动员的。一位杰出的葡共中央委员会成员强调，政治条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没有理由放弃目前的安排。他们不会忽视与社会党合作的根本原因，以保持他们认为与社会党的谈判仍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①。葡共总书记德索萨（Jerónimo de Sousa）指责左翼集团将共产党作为关键对手，没有与自己站在一起，共同抵制社会党，从而造成了社会党的成功。

在经济和金融危机中被称为欧洲“病夫”的葡萄牙远远超过了预期，双边协议中包含的大多数政策已经得到实施，在“翻过上一页”的同时，继续追求财政整固和经济复兴。社会党政府在争议较大的领域调整了紧缩计划，直接体现在工资支票、养老金支票和纳税申报单上，在经济复苏的帮助下，通过了一种不同的、不太直接的、不太强烈的“紧缩”政策。因此，这样的发展在国际新闻中被描述为近乎奇迹^②，葡萄牙成为经济复苏成功、政治比较稳定、甚至是欧洲社会民主党或进步政治的恢复力的“模范”。葡萄牙的这一新奇发明是否应该被视为一个“榜样”^③，成为“欧洲虚弱的左翼的一个鼓舞人心的发展方向”^④？

三、葡共竞争性共生策略的困境及其失败原因

在2022年的政府预算谈判中，社会党政府关闭了进一步谈判与合作的所有大门，葡共、绿党与左翼集团投了反对票，再加上右翼的反对票，社会党政府解散并提前大选。在2022年1月30日举行的大选中，社会党获得了42%的选票，赢得了绝对多数席位。葡共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其领导的民主团结联盟仅获得4.4%的得票率与6名议员，这是自世纪之交以来的最差成绩。

1. 葡共指导思想的激进化与竞争性共生策略的困境

在葡萄牙民主化的过程中，葡共以1976年宪法与四月革命的价值作为自己的基本纲领，至今仍是政治纲领的核心内容，坚持在大规模街头斗争的前线抵抗资本主义，是西欧最正统的共产主义政党之一。在2012年召开的第19次代表大会上，面对严峻的经济危机与实施严厉紧缩政策的右翼政府，葡共修改党纲为《先进的民主——四月革命在葡萄牙未来的价值》，与右翼政策决裂，坚持爱国主义和左翼政策与实现党的纲领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为现在目标而斗争和为先进民主而斗争是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组成部分^⑤。葡共指导思想在2016年召开的第20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激进化，其竞争性共生策略在支持左翼政府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第一，在欧盟一体化问题上，葡共坚持强硬的欧洲怀疑主义，强烈要求退出欧元区。葡共指出，欧盟的机构、条约、政策以及各届政府的政策正威胁着把葡萄牙变成一个依附的外围附庸国，其政策越来越违背葡萄牙及其人民的利益，是由跨国资本和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组成的超国家机构决

① V. Marcelino, “Comunistas não querem comprometer a geringonça com o PS”, <https://www.dn.pt/portugal/interior/comunistas-nao-querem-comprometer-a-geringonca-com-o-ps-8816125.html>.

② A. Dastakian, “Portugal: Miracle, la gauche respire encore!”, <https://www.marianne.net/monde/portugal-miracle-la-gauche-respire-encore>.

③ S. Vergine, “Portogallo, così governa una buona sinistra, L’Espresso”, <http://m.espresso.repubblica.it/internazionale/2018/02/21/news/portogallo-governa-sinistra-1.318519>.

④ P. Wise, “Europe’s Socialist Success Story: The Strange Rebirth of the Portuguese Left”, <https://www.newstatesman.com/world/2018/03/europe-s-socialist-success-story-strange-rebirth-portuguese-left>.

⑤ “An Advanced Democracy – The April Values in Portugal Future”, https://www.pcp.p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s/pcp_programme_and_constitution_approved_by_the_19th_congress.pdf.

定的^①。葡共在 2015 年的大选纲领中呼吁有组织地退出欧元区，以希腊为例说明欧元对国家权力的灾难性影响。总书记德索萨呼吁与三驾马车重新谈判葡萄牙债务与严厉紧缩措施，要从希腊左翼政府退出欧元区的谈判失败中吸取教训，谨慎地、精心计划退出欧元区是必要的。葡共赞扬了英国脱欧运动，其结果是一个潜在的新阶段已经启动，这将引导所有国家重新考虑它们与欧盟的关系，特别是要解决在联邦体系复杂而矛盾的政策上增加对大型资本的控制问题^②。在 2015 年大选后，葡共和左翼集团成功地阻止了右翼再次组阁，也意味着扭转“三驾马车”紧缩政策的开始。

在 2016 年召开的 20 大上，葡共警告人民，“正如希腊所表明的那样，认为或宣称通过接受欧洲联盟的强制框架，特别是欧元，就能找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问题的真正解决办法，这是一种危险的幻想”^③。他们进一步揭露了欧盟的阶级本质，并坚定地呼吁退出欧元区。“备忘录”是一份真正的侵略条约……欧盟是一个无法民主化、人性化或重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母体，它的阶级性质即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它的政策和选择。我们毫不怀疑，葡萄牙必须摆脱欧盟的一系列限制，首先是欧元的限制^④。葡共坚持重新谈判公共债务辩护（按数量、利率和期限计算）。德索萨呼吁“欧猪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召开政府间会议，仅仅退出欧元区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采取不同的措施，而不是由“三驾马车”实施紧缩，没有重建，葡萄牙就不会实现增长。

第二，坚定地与右翼及其实施的紧缩政策决裂。在召开第十九届代表大会时，葡共已经认识到右翼政府对社会的暴力攻势。在右翼政府签署的备忘录与实施紧缩政策的四年多时间里，这种攻势持续不断，而且愈演愈烈，严重剥夺了工人们的权利、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剥削，并导致国家严重的结构性赤字和民主退化。在 2015 年大选之时，葡共全力阻断右翼组阁。他们指出，“统治阶级不仅为了满足自己的阶级私利而放弃了斗争，而且还背叛了葡萄牙人民的权利，与欧盟或帝国主义勾结，反对葡萄牙人民”。他们还提出警告，为大企业服务的右翼资本主义和大地主复辟政策不仅没有解决国家的发展问题，而且在与资本主义融入欧盟的进程密切相关的情况下实施，并被历届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和民主联盟政府所一贯奉行，导致所有国家问题持续恶化，导致经济危机和削弱国家独立。尽管社会党组建了少数政府，但还是坚决地警惕与反对社会党实施右翼政策。葡共需要远离右翼政策，摆脱资本利益的统治和欧盟的强制性约束，开辟一条替代性的、以爱国主义和左翼政策为核心的发展道路^⑤。

第三，提出爱国的左翼的替代性方案。葡共提出“采取爱国的左翼政策”。前者以实现国家主权独立为核心目标，后者以促进政治和社会进步为目标，旨在提高工人和人民的权利和收入^⑥。葡共坚持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与受这些政策影响的所有其他部门和社会团体联合起来，扭转葡萄牙的新自由主义政治路线。他们利用现有政党政治框架内的左翼联盟创建一个“爱国的左翼”政府，这个替代方案处于“先进民主”的框架内，社会主义斗争的当前阶段是坚持四月革命的价值。葡共“以决心和信心继续斗争，为工人、人民和国家的问题找到必要的解决办法，为替代性选择、爱国

① “An Advanced Democracy – The April Values in Portugal Future”, https://www.pcp.p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s/pcp_programme_and_constitution_approved_by_the_19th_congress.pdf.

② João Ferreira, “Sobre a vitória da saída da União Europeia no referendo realizado no Reino Unido”, <http://www.pcp.pt/sobre-vitoria-da-saida-da-uniao-europeia-no-referendo-realizado-no-reino-unido>.

③ Jerónimo de Sousa, “Opening Speech—20th PCP Congress”, <http://www.pcp.pt/en/xth-congress-pcp>.

④ Jerónimo de Sousa, “Opening Speech—20th PCP Congress”, <http://www.pcp.pt/en/xth-congress-pcp>.

⑤ 转引自王聪聪：《债务危机之后南欧激进左翼政党的政治革新和发展》，《欧洲研究》2019年第6期。PCP, “With the Workers and the People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http://www.pcp.pt/en/xth-congress-pcp/political-resolution>.

⑥ 转引自王聪聪：《债务危机之后南欧激进左翼政党的政治革新和发展》，《欧洲研究》2019年第6期。

和左翼政策，为葡萄牙未来具有四月革命价值的先进民主、为社会主义而奋斗”^①。

第四，葡共提出党应该利用议会内和议会外斗争两种途径，制定了竞争性共生的策略。葡共坚持左翼统一战线，在议会协议的基础上支持社会党少数政府。葡共参加左翼集团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观察员阿明多·米兰达（Armando Miranda）说：“我们捍卫建立一个由民主力量、部门和个人参与的左翼爱国政府，这将……结束将贫困和饥饿带进葡萄牙家庭的政策。”^② 尽管“我们目前的政治解决方案是一个社会党政府和社会党的政治纲领”，“我们必须向民众传达葡共不是政府的一部分，也没有与社会党结盟，真正存在的是共同立场”，这也是他们定义的基本战略，即从权力中争取权利，恢复工人的权利和收入，“导致右翼政府下台，并开始处理影响工人和人民的紧迫问题”^③。葡共借助与社会党合作，实施有利于葡萄牙人民的政策，同时警惕并坚持与社会党的右翼政策斗争。因此，他们依然坚持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斗争在反垄断阶级和阶层的社会和政治斗争以及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斗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工人阶级及其运动是实现先进民主的“关键和重要力量”，应将社会群众运动与工会运动这两支有影响力、有潜力的力量联合起来^④。

正是基于这种“爱国和左翼的”替代方案和竞争性共生的策略，葡共在2019年大选后参与了支持新的社会党领导政府的谈判。然而，社会党从2017年开始在预算和立法问题上表现出越来越强硬的态度，特别是科斯塔不想对抗来自雇主组织和该国主要经济和金融集团的压力。葡共处于弱势地位，无法迫使社会党政府接受其关于工资、提高公共服务或扩大社会权利的建议，不具备与社会党建立平等的正式的政治联盟的条件。同时，葡共与左翼集团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界限，左翼集团一直拒绝与其进行谈判和合作。2020年11月，尽管党内一些人批评其政治路线与现实不符，葡共第21次代表大会确认了这种合作方向。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的皮雷斯（Jorge Pires）承认了这一点，“替代方案的确认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需要我们所有人不停顿、不急躁、不疲劳地进行干预”。“考虑到实际发生的经济危机，公开宣布与社会党融合似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切合实际的。”^⑤

葡共坚称，其议会斗争是“打击右翼政策，并为一个由工人、人民和国家利益决定的政策打开道路”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该党的斗争不仅旨在阻止右翼的胜利，也旨在阻止社会党获得实施自由主义政策所需的绝对多数。他们希望在自己的斗争下让科斯塔政府采取有利于人民的措施，如降低公共交通费用和提供免费教科书等。葡共这种与资本主义既决裂又共生、与社会党既合作又斗争的双重策略是难以实现平衡，并难以实现双赢的结果。在反紧缩运动与新冠疫情危机下，葡共逼迫社会党向左转，遏制了葡萄牙新自由主义的继续发展，制定和实施了符合广大民众利益的政策，是葡共及其支持的左翼政府在6年内取得的巨大成就。然而，这些进步和成就也是一把双刃剑，其选民支持左翼联盟与共生策略，也把这些成就归功于执政的社会党，因此社会党的支持率上升，态度越来越强硬；如果与社会党进行坚决斗争甚至联盟破裂，就会导致葡共成为替罪羊，付出沉重的选举代价。

① “Communiqué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PCP of February 1, 2022”, <https://www.pcp.pt/en/communiqué-central-committee-pcp-february-1-2022>.

② Dick Nichols, “Portugal: Left Bloc Debates Call for a Left Government”, <https://www.greenleft.org.au/content/portugals-left-bloc-discusses-path-left-govt>.

③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Struggle”, <http://www.pcp.pt/en/xxth-congress-pcp>.

④ 参见刘元春：《葡萄牙共产党十九大述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5月29日。

⑤ João Madeira, “Portugal’s Communist Party Is Struggling to Return to Past Glories”, <https://jacobinmag.com/2022/02/portuguese-communist-party-pcp-january-elections-parliament-costa-ps>.

2. 葡共 2022 年大选失败的原因

在 2022 年大选后，葡共总书记宣布选举失败，“这个结果与自己所开展的工作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与显著贡献、所提出的解决本国问题的措施以及数千名活动家所代表的积极努力与动员投票的运动相去甚远，是葡萄牙政治生活的一个消极因素”^①。同时，他分析了这次选举失利的一些客观和主观因素，如社会两极化、社会党强取豪夺了葡共的贡献、指责葡共是左翼联盟的破坏者、严重的新冠疫情加剧了选举工作的困难等。

第一，葡共成为社会党政府解散的替罪羊。从 2017 年开始，即在第一个任期结束后，社会党在预算和立法问题上表现出越来越强硬的态度，特别是科斯塔政府不想与雇主组织、主要经济和金融集团对抗。2019 年大选后，社会党没有和左翼小伙伴达成像 2015 年一样的正式协议，而是在预算和各项政策之间逐条进行谈判。社会党通过的大部分法律和政策得到了中间偏右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

在 2022 年的预算谈判中，科斯塔坚持将大部分欧洲复苏资金注入私营部门，承诺遵守《欧洲财政契约》的条款。“他们总是在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中心党及其他右翼寻找合作伙伴，拒绝葡共提出的对工人和国家具有重大意义的建议。葡共干预这一进程的决心导致社会党得出结论，必须铲除这一障碍，他们称之为迫使自己做不想做的事的绊脚石。”^② 社会党政府和支持它的大众媒体把葡共描绘成破坏者与分裂者，指责其破坏了国家复苏，将政府危机和由此产生的不稳定归咎于葡共，以此强调社会党需要获得绝对多数席位，呼吁一个明确的授权，一个“更强大的社会党”，一个“稳固的社会党”，葡共和左翼集团成为罪魁祸首和替罪羊。尽管葡共中央委员会反驳道，这是一种曲解，是科斯塔想要挟和勒索它投降的手段，但是，“社会党获得的多数结果是建立在葡共应该承担不批准国家预算的假定责任这一谎言基础上。一个谎言由其直接推动者无休止地传播，经过为右翼服务的评论员的助长，并被媒体放大”^③。

第二，政治两极化与极右翼崛起带来的社会恐慌。2021 年大选前，民意调查及其媒体报道对选民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它们操纵了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所谓支持率接近的报道，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两极化，“用‘专家’的话来说，如果没有民意调查就不会有（社会党）绝对多数”^④。

事实上，中右翼分崩离析，为新的极右翼政党提供了机会。在 2015 年立法选举中失去了多数席位后，社会民主党党内分裂，其联盟伙伴人民党在之后的全国大选中不断失败，陷入四分五裂的困境，为两个右翼新党打开了大门，即极端自由主义的自由事业党（Liberal Initiative）和由文图拉（André Ventura）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够了党”（Chega!）。自由事业党采取了公开的新自由主义路线，提倡公共服务的大规模私有化，还包括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支持。2022 年的大选中，其支持率有所增加，获得近 5% 的得票率。

2018 年，文图拉离开社会民主中心党，创建了够了党。够了党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与一种明显的种族主义和仇外言论相结合，反对罗姆人社区对公共福利的依赖。在 2022 年大选中，够了党提出“上帝、祖国和家庭”竞选口号，谴责“软弱的右翼”，确立了作为反对党的地位，赢得了 7% 的得票率和 12 名议员，成为葡萄牙第三大政治力量，终结了葡萄牙的“例外论”，即议会中没有极右势力。

① “On the Electoral Results for the Assembly of the Republic”, <https://www.pcp.pt/en/electoral-results-assembly-republic>.

② “Communiqué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PCP of February 1, 2022”, <https://www.pcp.pt/en/communique-central-committee-pcp-february-1-2022>.

③ “Communiqué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PCP of February 1, 2022”, <https://www.pcp.pt/en/communique-central-committee-pcp-february-1-2022>.

④ “The Political Framework and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PCP. Background,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https://www.pcp.pt/en/political-framework-and-intervention-pcp-background-current-situation-and-prospects>.

文图拉的选票来自传统右翼中最极端的边缘选民，特别是内陆和中部地区的，在罗姆人口最多的城市取得了重大成果，如在阿连特霍。在近50万的总统选举选票中有许多来自工人阶级，分流了葡共的选票。同时，社会民主党和够了党存在联盟的可能性，加上社会民主中心党的衰败，使葡共与左翼集团的选民害怕一个极化的右翼政府上台，他们投了策略性投票，压倒性地支持社会党。

第三，社会党继续欺骗性的“左翼”竞选策略。社会党把与右翼特别是与够了党的对抗作为一种特色，通过与社会民主党进行声势浩大的对抗，与右翼保持距离，展现自己更加“左翼”的形象。特别是在选举期间，抵制够了党是一张王牌，有利于吸引那些反对极右翼的选民的支持^①。社会党还利用选民害怕右翼上台执政的心态抵制中右翼，夸大“来自右翼的危险”，煽动选民的恐慌，他们投票“不是基于对社会党执政纲领及其议会代表行为的判断，而是基于其声称的社会党是避免这种结果的唯一途径”^②。由于葡萄牙政局中左右翼两极化，加上科斯塔的两极化欺骗性宣传对摇摆不定的、充满恐惧的选民产生了影响，面对右翼获胜的威胁，他们掀起了一股务实的选择浪潮，纷纷支持科斯塔领导的社会党。

第四，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在新冠疫情期间，科斯塔的支持率飙升、跌落、再飙升。2020年3月，一场非常成功的先发制人的封锁提升了这位社会党总理作为一名有能力的领导人的声誉。他在2021年春季和夏季开展了一场非常及时的全民疫苗接种运动，成功地挽救了自己的支持率。当议会讨论2022年的新预算时，他得到了一个机会。“社会党争取绝对多数的野心已经实现，这导致了提前选举的呼吁。为保障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特权采取的策略是通过大资本中心和右翼政策倡导者所寻求的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实现的。”^③这次大选正值新冠疫情严重时期，葡共总书记德索萨只和科斯塔进行了一次大选辩论，后由于突发疾病住院，议会党团主席奥利韦里亚（João Oliveira）代替他参加后10天的竞选。加上这次选举资金几乎减半，葡共的竞选活动受到很大的影响。

无论从绝对数值还是从象征意义上来看，葡共得票率都是一个糟糕的结果，席位减少了一半，绿党未能选出一名议员。议会中一些优秀共产党议员，如自1987年以来一直是国会议员的圣塔伦大区的负责人菲利佩（António Filipe）、议会党团主席奥利韦里亚都没有入选。但是，归根结底，这次失败原因还是因为葡共面临的问题，即如何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葡萄牙化，如何在数字全球化时代实现现代化。

四、葡共的现状与未来思考

葡共是唯一一个在独裁统治结束前成立的政党，也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从一个由干部组成的小党变成了一个以指数速度增长的群众力量，并在工会运动中占据了领导地位，曾经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建立了广泛的地方组织。葡共影响力最大的地区仍然是里斯本的塞图巴尔区（Setúbal）、波尔图（Porto）的老工业区与南部农村劳动力集中的贝贾（Beja）。正是在这里，连同埃沃拉（Évora）和波塔莱格雷（Portalegre），葡共领导了1975年的土地改革，在这些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在面临通过科斯塔预算投票的压力时，葡共发现自己的影响力大幅降低，其支持

① “The Political Framework and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PCP. Background,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https://www.pcp.pt/en/political-framework-and-intervention-pcp-background-current-situation-and-prospects>.

② “The Political Framework and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PCP. Background,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https://www.pcp.pt/en/political-framework-and-intervention-pcp-background-current-situation-and-prospects>.

③ “The Political Framework and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PCP. Background,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https://www.pcp.pt/en/political-framework-and-intervention-pcp-background-current-situation-and-prospects>.

者不断流失，即使是葡共剩余的堡垒也受到巨大的威胁。党员老龄化严重，即使在其坚实的堡垒地区，以前压倒性的投票现在很难超过30%。截至2020年11月，葡共大约一半的党员在64岁以上，只有11.4%的成员是40岁以下。葡共虽然在招募年轻人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一些人很快从共产主义青年团提拔到党的干部队伍。它每年举行的“Festa do Avante!”是一个音乐与政治的周末，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事实证明，这难以改变其形象和衰退的现状。

葡共主要通过工会运动和地方行政部门发挥其社会和政治影响力。它在劳工组织中占据着领导权，牢牢把控着葡萄牙工人总联盟（CGTP），这是葡萄牙主要的工会组织，拥有120多个工会和55.6万名注册会员。除此之外，还有全国农业联合会（CNA）、全国退休人员和老人联合会（MURPI）以及其他几个工会，其最大的动员力量主要集中在公共部门雇员的工会。由于去工业化和大城市周边的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在应对经济全球化与经济结构调整、技术更新的转变方面，葡共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围绕安乐死、LGBT权利、外来移民和气候变化等新议题的辩论中又落后于其他新兴的小党，这使它无法将其影响扩大到敏锐关注新现实问题的部门，如知识界、与科学和技术有关的新职业等，也难以动员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

葡共忠于领袖库尼亚尔的遗产，与其他欧洲共产党存在深刻的差异。葡共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暴力作为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手段，抵制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的去斯大林化进程，也拒绝像西欧一些共产党一样改旗易帜。它保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和动员模式的基本特征，如垂直的领导机制、民主集中制、严格的纪律等。党内产生了几次冲突，但是改革者被驱逐出党，葡共的历史传承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及其组织形式显然具有相对优势，成为其保持纲领和理论战略连续性的最重要砝码^①，意味着葡共是葡萄牙最团结的政党。然而，葡共致力于议会化的道路，甚至在议会中支持社会党，在采用竞争性共生的策略后，其影响力大幅下降。

葡萄牙的左翼合作更多的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不是左翼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趋同或融合，激进左翼政党成为一个潜在的国家治理主体，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弃局外党的地位。10年前，欧洲激进左翼曾进行过一场重要的辩论，焦点是应该坚持社会斗争和与体制决裂的左翼政治，还是应该参与“左翼政府”——要么通过直接参与，要么成为一个支持社民党的小伙伴。大多数人同意参与左翼政府的做法，一些人甚至嘲笑那些不同意的反资本主义者。然而，不论共产党与激进左翼是参与组阁还是议会联盟，可以从多年来社会党参与大联盟预见未来的结果。十年过去了，争论又回来了。在整个西方，左翼处于危机之中。它无法找到三个紧迫问题的答案，即经济全球化的破坏性力量、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兴盛以及传统工作场所的衰落^②。

首先，民粹主义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日益主流化并逐渐执政，成为政治舞台的中心。左翼碎片化，社会党普遍自身难保，反资本主义党没有如愿兴盛，激进左翼逐渐被证明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政治力量，已经从“贱民”变成参与者，首次超越了1989年后的困境，它们不仅获得了选举的关注度，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主流中左翼构成了威胁。尤其是面临多重危机，激进左翼支持的这种议会联盟或左翼政府是一种探索和创新，也许成为左翼民粹主义实现其激进民主理论的学习灵感，如我们能党参与了西班牙左翼政府组阁，但这绝不是一些学者所说的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第四条道路”^③。尽管他们还不能与右翼民粹主义力量抗衡，但这一策略暂时扭转了葡萄牙新自由主义政局，使

① 参见于海青：《西欧共产党的变革与挑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20页。

② John Harris, “Does the Left Have a Future?”, <http://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6/sep/06/does-the-left-have-a-future>.

③ Ana Rita Ferreira, “The Portuguese Government Solution, The ‘Fourth Way’ to Social Democratic Politics?”, <https://feps-europe.eu/publication/499-the-portuguese-government-solution-the-fourth-way-to-social-democratic-politics/>.

其能够成为一个有潜力的政府/联合政府的参与者，甚至是社会党的“造王者”。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这是数字全球化时代。平台资本主义和零工经济造成经济结构转型，曾经承诺充分就业和经济为所有人服务、恢复工作场所的安全保障与维护福利国家等传统愿景，或者幼稚，或者不诚实，但都反映出盛行于整个左翼的错觉^①。包括葡共在内的欧洲共产党的本质依旧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以前依据工厂流水线产业工人建立的传统工会组织方式日益衰落，现在需要依据数字媒体和信息技术将零散而广泛的工人阶级进行在线组织与动员，不仅保留传统工会的年长的工人，也越来越多地动员与新媒体紧密联系的原子化的年轻选民。如“我们能”党与“不屈法兰西”等取得的成绩，适应工人阶级主体转变和斗争方式的转化，从组织化、制度化的政党转变为数字型政党。也要将技术型政党与运动型政党结合，建立在线参与平台，允许党员参与党的纲领的制定、战略决策的投票和政策建议，尝试新的参与形式和扩大党内民主，提高普通公民自治和自我代表的能力，日益成为各党新的动员方式，取代历史上的政党模式，如群众党、万能党、传统媒体时代的个人主义政党和卡特尔党等。

最后，无论欧洲各国的传统中左翼政党还是激进左翼政党都要明白，已经回不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某个特定时代了，解决方案可能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向。自2008年以来，我们见证了“分散的、无组织的行动者的集体行动”的持续发展，包括大量无产者和向下流动的中产阶级。它们更接近于卡马特所说的“被动抗争”，是对我们这个时代客观失序的主观表达，企图将它们自身构建为一个新主体^②。无产阶级的愤怒除了传统的红色外，也可能是黄色的（如法国黄背心运动）或黑色的（如美国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还可以是其他运动。葡共等欧洲共产党与激进左翼要正视工会和传统工作场所的衰落留下的政治真空，探寻如何用另一种形式的集体身份将被动抗争的工人运动凝聚和团结起来填补它；需要认真坦率地反思和讨论工人阶级的身份转变与归属感的新阶级政治、新的组织动员方式、奋斗目标等难题，让阶级斗争超越传统形式和传统政治框架。

参考文献：

[1] 张文化：《葡萄牙共产党争取“先进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2] [苏联]格·尼·科洛米耶茨：《葡萄牙现代史概要》，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翻译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3年。

[3] 林娴岚：《葡萄牙的欧洲化：历史演进、制度变迁与国家能力》，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

[4] 于海青：《西欧共产党的变革与挑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编辑：刘曙辉）

^① John Harris, “Does the Left Have a Future?”, <http://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6/sep/06/does-the-left-have-a-future>.

^② 参见《国会暴乱背后，我们都忽视了一场“无革命”的“革命”》，<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444047>。